

(香港)
黃易

● 异侠系列之

大唐双龙传

廿七



品集
出版社
66

I247.58 -51
14(25.2)

黄易

作品集 · 异侠系列

大唐双龙传

第廿七册
藏平六卷

华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唐双龙传/黄易著. - 北京:华艺出版社,1997.10

ISBN 7-80039-754-8

I.大… II.黄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2746 号

大唐双龙传

黄易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)

(邮编 100010 电话 66736751)

北京冶金印刷总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205 印张 4510 千字

2000 年 1 月第一版 2000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80039-754-8/I·662

定价:现卅册 362.60 元 本册 8.80 元

● 玄幻系列

大唐双龙传

〈卷四十八〉

香港·黄易

第一章 捷足先登

听到池生春掠往中进的声音，踏足侧园的徐子陵暗骂自己愚蠢，为何想不到《寒林清远图》藏在它最该藏放的处所，书斋之内。收藏这类绢本画是一门学问，寒暖燥湿，非常讲究，否则若发霉或虫蛀，会令珍宝变为废物，阴暗潮湿的地牢因而绝不适合，看来要做风雅贼实非易为，必须具备这方面的常识。

那许师叔跃上书斋瓦顶，负责把风押阵。

徐子陵闪到屋角墙边暗黑处，功聚双耳，既不虞被上方的许师叔发觉，又可作隔墙之耳，凭灵敏的听觉无微不至的监察书斋内池生春的一举一动。

池生春的呼吸急促起来，显是患得患失，心情紧张，接着是机括声、启锁声和打开暗格的连串响音，可知书斋内有秘密暗格，用以摆放贵重书画或文件的一类东西。

许师叔在上方低喝道：“在不在？”

池生春长长吁一口气，悉悉卒卒将画卷拉动观看的声音随之响起，他同时应道：“那臭点子果然只是耍手段，许师叔小心！”

许师叔冷哼道：“我倒希望他真的敢钻出来盗宝。”

徐子陵正不住提聚功力，务求一击成功。闻言心中

倍笑，心忖必如你所愿。待要行动时，上面的许师叔竟传来一声惊呼，接着是爆竹般响起的劲气交击声。

竟是另有强抢宝画的雅贼？此人该是一直在旁窥伺，到此时才出手。而以他徐子陵今时今日的功力，竟然没有觉察，可知来人肯定属于官官、石之轩那一级的高手。

事情发生得太快，徐子陵大吃一惊，不知该否立即加入这场事前毫无先兆、突然而来的宝画争夺战中。许师叔已被一拳轰离屋顶，然后书斋灯火熄灭，池生春惨哼惊呼不绝，椅翻物堕，然后风声远去。

徐子陵暗叹倒霉，又好奇心大炽，何人厉害至此，因那许师叔确是一等一的魔门高手，却几个照面就给他迫退，再从容从池生春手上夺去宝画。

风声远去。

徐子陵别无选择，跟踪去也。

寇仲倏地停下，官道前方一人卓然傲立，哈哈笑道：“少帅不是要作王世充的走狗吗？为何却有闲情离营散步？”

寇仲大步踏前，到离拦路者十许步远，哑然笑道：“原来是虚彦兄，幻魔身法果然名不虚传，竟能赶在小弟的前头作阻路剪径的小毛贼。小弟现在身无分文，贱命倒有一条，要拿去就得看虚彦兄有否那本事？”

竟是“影子剑客”杨虚彦，不用说他是暗伺营外，见寇仲离营，故缀于其后，到此现身拦截。寇仲因心神失落，

胡思乱想，兼之杨虚彦乃簪踪匿迹的高手，一时失觉下，懵然不知给这劲敌跟在身后。

头蒙黑布罩，一身夜行衣，体型伟岸而灵巧的杨虚彦双目透出凌厉神色，淡淡道：“少帅的井中八法名震天下，谁敢夸口可取少帅性命。不过虚彦见少帅与秦王恶斗多时，不禁手痒难耐，更不想平白错过时机，忍不住来试个高低。”

寇仲苦笑道：“虚彦兄看得真准，更说得坦白，我今天确是没有停过手，真元损耗极钜。唉！难道虚彦兄有很多时间吗？何必说废话，立即动手见个真章才是正理。”

“锵”！

杨虚彦掣出曾令无数被刺目标茫然饮恨的影子剑，催发出强大的剑罡，朝寇仲迫去，冷然道：“如此虚彦不再客气！”

寇仲后撤一步，拔出背上井中月，遥指对手，抗衡对方霸道凌厉的剑气，大讶道：“难怪虚彦兄如此有恃无恐，原来剑术大进，确有收拾小弟的可能，令小弟登时大感刺激过瘾。”

杨虚彦催发的剑罡不住凝聚增强，语调却平静无波，冷然道：“当年拜少帅所赐之辱，虚彦怎敢有片刻忘记。少帅勿要怪虚彦乘人之危，因为这正是虚彦一向的作风，更是刺客应具的本色。看剑！”

徐子陵无声无息的窜上树顶，刚好捕捉到那人背影闪进高墙内另一华宅后园侧的一座小楼去。

这是布政坊永安渠东岸的豪宅，能入住此坊者非富则贵，与皇宫只隔一条安化街。际此夜深人静之时，宅内乌灯黑火，显是宅内诸人均早进梦乡。

徐子陵能跟到这里来，可说出尽浑身解数。这个似凑巧捡个大便宜的“前辈”武功出奇地高，徐子陵自问没有任何把握能从他手上把宝画硬抢回来，所以临时改变主意，只打算从他手上再把东西“偷”回来。为达到此一目的，故绝不能让对方警觉有人蹑在后方，因此他全凭超乎常人的灵觉远吊在后，并直到此刻才惊鸿一瞥的看见他背影。

心中泛起眼熟的奇异感觉，似乎在某处曾见过如此体型气度的人，又一时间偏想不起是谁？

同时大惑不解，以建筑学的角度去看，这座僻处后园，远离华宅主建筑群仿似被世遗忘的小楼，何须设计得像比主宅更讲究和精致？着实不合情理。除非宅主是个奇人雅士，喜爱躲到这里来享受后园的清静。

徐子陵心中暗叹，想不到偷幅画竟是如此一波三折，侯小子明天将会非常失望。

自己现在该怎么办？最理想当然是对方立刻从小楼捧着宝画滚出来，那他就可看到此人把画藏往何处，来个对方前脚出他就后脚进，做贼阿爸把画盗走。

只可惜那人进楼后就如石沉大海的再无任何动静，若对方在此倒头便睡，他岂非须等到天亮待他醒过来后再窥看动静。但明早安化街人来人往，这棵长在街旁的

大树再不是容身之所。

好吧！

就只好等到天明，看看老天爷今夜是否肯赐他良机！

寇仲心中大恨，杨虚彦这坏家伙真懂挑拣时间。论心情，他是劣无可劣，刚和王世充大吵一场，不欢而散，既失落又茫然；论状态，他恶战竟日，身心俱疲，身上大小十多个伤口仍未愈合。

这小子摆明是乘人之危，只不过由一向的暗杀改为明刺，骂他手段卑鄙只是无聊废话。

寇仲激起庞大的斗志，勉强提聚功力，发觉刻下顶多只能使出正常状态下的五、六成功夫。换过对手不是杨虚彦而是其他人，真斗他不过还可想办法落荒而逃。杨虚彦传自石之轩的幻魔身法却使他死了这条心，只看他从营地直追缀至这里来，又赶在他前方拦截，不是蠢蛋该知道自己跑不过他。

十步外的杨虚彦哈哈一笑，手上影子剑忽化作千万芒点，反映着天上的星光月色，漫空遍地的往他洒来，如墙如堵的气劲化作无数似利针刺肤的细碎气劲，随着变化万干的剑招无孔不入的朝他狂攻而来，摆明是欺他身疲力累，以雷霆万钧之势务求一鼓作气，置他于死地。

他是第二趟和杨虚彦交手，知他自创的影子剑法专走“奇险”的路子，剑锋幻化出的美丽芒点乃感人的技俩，就若蛇蝎美人，在美丽的外表掩饰下暗藏致命的杀着。

寇仲屹立不动，迷着双目，一瞬不瞬地盯着铺天盖地

似盛放烟花往他爆发过来的光点，纯凭护体真气拒抗对手锋如刀刃的细碎气劲。

芒点攻至寇仲前方五尺许近处，倏又收缩，变成尺许直径的由一球芒点组成的光团，神乎其技至令人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寇仲看到的再不是一把影子剑，而是超乎任何形容词语的灵物。

这才是杨虚彦的真功夫。

“锵”！

井中月忽地变招，高举过头，似劈非劈，正是“不攻”的变体。

杨虚彦大笑道：“少帅累啦！”

也不见其有什么动作，忽然移到寇仲左侧，芒点像一柱冲奔的水瀑，往他面颊位置激冲而来，气劲呼啸的刺耳声，填满寇仲耳鼓。

影子剑法是针对敌手的感官而设计的，即使以寇仲之能，在杨虚彦只此一家并无分号的剑式全面开展下，平常的敏锐也大打折扣。

寇仲侧移开去，井中月看似随手挥击，劈往光团核心的位置。

“叮”！光点散去。

井中月命中剑锋。

寇仲半边身登时麻木起来，心中叫糟，知自己因真元损耗过钜的关系，再无法在内力方面压倒这可恶的对手。

杨虚彦脸露讶色，道：“少帅进步多哩！”

剑锋一颤，化成三点精芒，品字形的往寇仲印去，同时脚踏奇步，移形换影，倏忽间移往寇仲身后，攻势从寇仲的左侧化为从后攻至，迅疾如鬼魅，疑幻似真。

寇仲无奈下一个旋身，挥刀后扫。

虽明知他要以游斗的方式损耗自己的真元气力，偏是无法从他手上抢回主动，只能见招拆招，被对方牵着鼻子走。

假设这形势不能逆转改变，寇仲将是饮恨收场。

“当当当”刀剑交击之声不绝如缕，寇仲不断往外旋开，杨虚彦的影子剑则如附骨之蛆，狂风骤雨的朝寇仲强攻硬击，不予他有喘息机会。

寇仲更是心叫救命，知道若任此形势发展下去，以快打快，吃亏的只会是他。

际此生死关头，寇仲倏地立定，井中月往前疾挑。

此着显是大出杨虚彦意料之外，想不到寇仲能逆转真气，动静变换，说停就停。最厉害是此一刀乃同归于尽的招数，完全漠视他的剑攻，刀锋疾袭他咽喉要害。

血花迸溅。寇仲左肩膊皮开肉绽，衣服破碎。

杨虚彦则于寇仲刀锋及喉前的毫厘之差，退往两丈之外，回复对峙之局。

剧痛从伤口蔓延全身，犹幸对方为避开刀锋，未能及时吐出真劲，故只是皮肉之伤。

痛楚令寇仲似从迷糊的噩梦深处惊醒过来，把恶劣的情绪完全排出脑海之外，心神晋入井中月的境界。

杨虚彦剑锋遥指寇仲，淡然笑道：“这一剑滋味如何？”

寇仲微笑道：“非常好！看刀！”

他千辛万苦拼着受伤扳平一面倒的劣局，当然不肯放过主动出击的良机。

杨虚彦非是故意让寇仲有喘一口的机会，而是寇仲手上井中月似攻非攻，似守非守，使他看不破瞧不透，不敢冒进。

杨虚彦尚是首次遇上被他击伤后，反变得更厉害不可测的敌手。

寇仲的井中月似若破开虚空，似拙实巧，朝他笔直射至。

杨虚彦动容道：“好刀！”

影子剑画出一个完整的圆形，幻起一芒光影，往井中月套过去。

寇仲哈哈一笑，刀势加速，命中圈心。

“铮”！影子剑绞击井中月，然后爆起漫空剑雨，两人各自退开，回到先前的位置，刀剑遥对。

寇仲虽没有占到任何便宜，却是不惊反喜。皆因晓得已成功的将劣势扳平，再非由杨虚彦操控全局。

杨虚彦闪电冲前，影子剑再化作点点剑雨，一阵一阵的从不同角度，往寇仲攻去，在他幻魔身法的配合下，他变换的每一个位置均出乎人之料外，四方八面的向寇仲狂攻猛击，直有摇山撼岳之势。

寇仲屹立如山，以井中八法的“战定”硬挡对手水银泻地式的攻势，井中月纵横开阖，挥洒自如，以奇对奇，以险制险，不时用上同归于尽的拼死招数，堪堪挡着令天下人丧胆的影子剑法。

劲气呼啸，天地失色。

倏地寇仲刀劈空处，杨虚彦的影子剑就像送上门去的乖乖的被他劈个正着。

“棋奕”！直至这一刻，寇仲才首次看破杨虚彦的剑势，也救回自己的小命，否则若让杨虚彦如此不停地全力发挥，倒下的一个肯定是他寇仲。

“当”！杨虚彦剧震后撤，招式变化全给寇仲封死，无以继。寇仲的螺旋劲道，更使他难受非常，不能不退。

寇仲刀光剧盛，他已接近油尽灯枯的情况，再支持不了多久，趁此良机，焉肯放过，展开井中八法中的“速战”，全力反攻。

一时，“铿锵”之声连串响起，井中月化繁为简，老老实实在的一刀接一刀往杨虚彦劈去，刀刀疾如闪电，灵活如焰火，角度时间精准无伦，无一着不是针对杨虚彦的强弱处而发，忽似撼强，忽又寻弱而攻。

以杨虚彦之能，在寇仲强横的攻势下，亦只有不住往官道另一方边退边挡，不过他并非不敌败退，而是先避其锋，再寻反击的机会。

“叮”！影子剑挑中井中月锋尖处。寇仲剧震急退。

出奇地杨虚彦没有乘势出击，横剑而立，仰天长笑

道：“论刀法，恐怕‘天刀’宋缺之后就要轮到你‘少帅’寇仲哩！”

寇仲在两丈外重整阵脚，摆开阵势，大讶道：“你老哥不是要杀我吗？为何放过大好机会？”

杨虚彦叹道：“我已试出少帅的虚实，推测出或可致寇兄于死地，可是却绝难避过寇兄临死前的反击。唉！偏是小弟有要事在身，此际不宜受伤，所以今战只好作罢。”

寇仲仍感他的剑气紧锁自己，那敢轻信而松懈下来，笑道：“坦白说，杨兄只差一点点就可取我寇仲的小命，何不再试试看？否则错过今晚的机会，以后须担心的将是你老哥而不是小弟。”

杨虚彦还剑鞘内，缓缓揭开头罩，露出英俊高贵的容颜，他那对与挺直的鼻梁和坚毅的嘴角形成鲜明对照锐如鹰隼，冷酷无情的眼睛，一眨不眨的凝视寇仲，高广平阔的额头似蕴藏着无穷的自信和智慧，乌黑的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，结成发髻。

寇仲大奇道：“杨兄为何如此优待我？”

杨虚彦淡淡道：“我们相同的地方，是大家均有同样的目标，分别在少帅是要得到一些并不属于你的东西，而我则是要取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。至于为何我不敢冒险，皆因我并不惯于冒险，我每趟刺杀目标，均有详尽的计划与万全的把握，似险而非险。少帅能躲过两趟，不代表能躲过第三趟。少帅请啦！”

寇仲头皮发麻的瞧着杨虚彦没入道旁林内，心中大感不妥，偏又毫无办法，只好继续行程，往找徐子陵去也。

第二章 难解之谜

徐子陵吃过早点后回多情窝，出奇地侯希白尚未回来，只好颓然坐在小厅堂中，暗叹昨夜的霉运。

既为别人作嫁衣裳，又于树顶吃了整晚西北风，结果是一无所获。那人自进小楼后，直至天亮仍没有任何动静，更休说踏出楼门之外。

此时侯希白兴高采烈的回来，跨过门槛立即箭步标前，来到徐子陵椅旁俯身凑到他耳边还要压低声音道：“子陵真棒，说偷就偷，恐怕真曹三都及不上你。”

徐子陵愕然道：“你怎知东西给偷走的？”

侯希白在旁边的椅子坐下，笑道：“今早天尚未亮，池生春就到上林苑找小弟，央我为他画出曹老兄的真脸目，以作官府通缉曹三归案之用，听池生春的口气，悬红当不少于千两黄金，真大手笔。咦！为何你的脸色这么难看？”

徐子陵迎上他询问的目光，苦笑道：“东西不是我这个曹三偷的，而是另一个曹三干的好事。”

侯希白剧震失声：“什么？”

徐子陵遂把昨夜发生的事详细道出，道：“那华宅位于安化街中段，与皇城遥相对望，门口有一对铜狮子，狮